

笔者作为天津人,前往中山市寻访孙中山先生的遗迹,心中总是浮动着些感慨。如今的中山市,当年叫香山县,孙先生的出生地翠亨村,如今已经成为经济迅猛发展的翠亨新区。笔者从酒店房间向外望去,看到建设中的“深中通道”海上大桥延伸至远方的云雾之中。站在孙中山故居的庭院里,望着这座粉红色的小小洋楼,笔者不由得联想到天津的那座粉红色洋楼张园。99年前,孙先生最后一次北上,在天津居住的就是张园。

那是1924年12月4日,北岭九号客货两用轮船驶进大沽口时正值清晨,孙中山走上甲板,从这里可以看到两岸景色萧瑟得很,海面上许多小小的舢舨乘着潮水正向市区急驶,船舱中满是银光闪闪的鱼儿。北岭丸不大,甲板很小,还堆了一些货物。孙中山绕着货物慢慢踱步,他的4名卫士不远不近地把他夹在中间。

孙先生此时的心情必定复杂至极,他此行有两大目标,一是组建国民议会谋求全国统一,二是废除列强的不平等条约。然而,当北岭丸驶入天津的内河航道时,他的这些目标已经被对手和同盟者们破坏殆尽了。

两个月前直奉大战爆发,冯玉祥原本与吴佩孚一同反奉,谁想他上个月中途倒戈,杀回北京,抄了吴佩孚的后路,将贿选总统曹锟囚禁在延庆楼。一向顾盼自喜的吴玉帅只能落荒而逃,潜回老巢武汉。孙中山、张作霖和冯玉祥结成“三角同盟”,算是控制了北方局面。只是,曹锟的总统已被罢免,北洋政府没有个作摆设的当家人不行。结果很快就出来了,11月17日,当孙中山乘坐春阳丸到达上海时,沪上报纸刊出北方消息,张作霖、冯永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这五位北方实力派军人,在15日联名通电,拥戴段祺瑞为全国临时执政。孙中山清楚地知道,段祺瑞是个极为固执的军人,否则也不会得了个“段房公”的绰号,他奉行的武力统一中国政策,是孙中山建立国民议会,和平统一全国的极大阻碍。

我是不是又上了人家的当?孙中山必定会有此自问。他一点也不介意对手对他的污蔑,说他此次北上是为了争夺大总统职位。他也不介意同盟者的猜忌,认为他建议成立的国民议会是要利用占多数票的国民党籍议员,将他选举为新一任大总统。他最为介意的是北方民众对他的观感,能否支持他的政治主张。为此,他没有听从张作霖的安排在塘沽下船,而是随船直驶天津市区,他要直接面对民众。

天津法租界大阪码头(今承德道东头)的情景,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此刻,小警察李宝荣身着整洁的警服,站在那里一个劲儿地感觉头晕,眼前是他平生所见最为狂热的场面。成千上万人挥舞手中的旗帜,高声呐喊,沿码头登岸后排列着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和天津警察厅的鼓号队,几百人的乐队从未合练过,此时是各奏各的曲调,响遏行云。天津各界的欢迎人群拥挤在码头上,一直排到了美昌码头(今赤峰道东头),几百条白布横幅上写着“欢迎孙总统”“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等等。在如此混乱的场面下,要保护孙中山先生的安全实在太难了,人群中只要混进来几个杀手,警察根本无从控制。李宝荣望了一眼他们的警长刘凤池,见他在这初冬

天气里竟一个劲儿地抹汗。

李宝荣是直隶省天津警察厅差遣处的警士,24岁。差遣处隶属保安队,分为6队,共三百人,由警察厅长杨以德(就是评剧《杨三姐告状》里的那个警察厅长,在天津被人戏称“杨青天”,外号“杨梆子”)直接指挥。差遣队是天津警察厅的门面,选拔出来的警士们个个身材高大魁梧,穿着漂亮的黑呢制服,铜纽扣锃光瓦亮,白箍大檐帽缀着金线,双麦穗的帽徽,还有肩章、佩刀,夏天是白帆布裹腿,冬季是皮裹腿和牛皮鞋,神气得很。

天津法国租界设立几十年了,过去宽广的海河码头现在显得很狭窄,堆放着一垛垛待运的货物。欢迎孙中山的人群就在危险的河岸与货堆中间拥来挤去,铃铛阁中学来了几百名学生,被挤在

## 从中山到天津



龙 一

几垛面粉堆中间,很是危险。法租界一位姓戴的华捕头目满头热汗地从人缝中挤过来,冲着天津警察厅的司法科长白振镛大喊,让他维持秩序。

突然,有两辆汽车冲进码头,下来的是前往塘沽迎接孙中山的汪精卫、孙科等人。这时有消息传来,说是北岭丸已经过了陈塘庄,很快就要到达大阪码头。欢迎群众的情绪非常激动,纷纷向岸边拥去,挤在前边的人随时都有落水的危险。

李宝荣抬着白振镛的脚,让他登上一座面粉垛,拿着洋铁皮喇叭高声命令欢迎群众卷起旗子,排好队,不许高声讲话。若在平时,不管是多么混乱的场面,哪怕是关上、关下的混混儿群殴,只要差遣队一出现,立刻全都老死。今天这套不管用了,白振镛急得在面粉垛上直抖手,但也没有办法。李宝荣挤过去找到了警察厅鼓号队的队长,让他们与美、英、法、日四国乐队从方队改成纵队,在接客码头与出口处拦出一条通道,接应下船的孙中山先生。

这时,一个白净脸,戴金丝眼镜的小个子,在后面拼命拉着李宝荣的手臂,操着徽州口音说,我是段执政派来接孙总统的,你再找个人,等船一停就把我送上船去,我必须抢在别人前面第一个见到孙总统。

北岭丸停靠码头用了好一会儿,孙中山手扶栏杆向前来欢迎他的人群挥手。一见跳板搭好,李宝荣与另一名警士扶起段执政的使者便向前冲去,一直把他送到船上,然后站在孙中山的两侧,很自然地担负起保卫工作。那人上前一躬到地说,报告总统,我叫许世英,是段执政的代表,来欢迎总统,请总统下船。

这位许世英是段祺瑞的亲信。段祺瑞原本打算在天津见过孙中山之后,再到北京就职,算是示国人以谦逊之意。不想,吴佩孚此时却在武汉发了一封联名十省代表的通电,说他要武昌组织护宪军政府,代表“中华民国”执行对内对外

的一切事务。尽管吴佩孚要护的“宪”,是贿选曹锟的那个宪法,本身也不合法,但还是把兴致勃勃的段祺瑞吓下了一大跳。

这时又有“小人”杨永泰挑拨,说孙文北上专来竞争领袖,而且随身跟随大批暗杀党,目标就是段祺瑞和张作霖。于是,就在11月22日孙中山乘上海丸绕道日本北上的时候,段祺瑞匆匆赶到北京。24日,孙中山在神户登岸,段祺瑞则在北京陆军部宣誓就职,他在就职宣言中郑重其事地宣布:“本执政誓当巩固共和,导扬民智,内谋更新,外崇国信。”谁都能看得明白,前三句全是空话,只有最后一句“外崇国信”意思明确,就是承认了几十年来列强强加在中国头上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这样一来,他便成为了孙中山北上最主要的对手,特别是在废除列强各项不平等条约的问题上。

孙中山与许世英都是政治人物,礼仪上是极为周全的,见面寒暄过后,跟随许世英上船的摄影师说,请总统照张相好登报。孙中山与夫人宋庆龄并排站在舰桥边照了一张相。李宝荣这时看明白了,孙中山与往日看到的照片上不大一样,他穿了一件蓝缎团花灰鼠皮袍,青缎团花马褂,手中拿着鸭绒呢帽,面色灰黄,带着明显的病容,但他的眼睛亮晶晶的似在燃烧。夫人宋庆龄穿了件灰鼠翻毛大衣,戴着有穗头的灰鼠皮帽,显得很年轻。这张照片如今很容易找到,是孙先生平生最为重要的合影之一。

然后,码头上鼓号齐鸣,万众欢腾,孙中山与夫人乘坐杨以德专门准备的天津2号汽车,缓缓驶出人群,李宝荣与另一名警士分左右站在汽车侧面的脚踏板上。汽车在各国乐队的《迎宾曲》中,向法租界梨栈大街驶去,汽车前是法租界巡捕房的手枪班骑自行车开道,后边几辆汽车里是汪精卫和他的夫人陈璧君,还有李烈钧、戴季陶、孙科等人。到了日法租界交界处,开道的自行车队换成日租界的手枪班,车队这才直驶张园。李宝荣等10名差遣队的警士,是专门派到张园的警士,日租界白帽衙门也派来了几名便衣,门口是日租界的巡捕站岗。只是,张园的院子很大,仅有这些警力,守卫并不算严密。

张园的建筑外表上看起来很像个样子,实际上里边没有多少可住的房间,根本住不下孙中山一行人。汪精卫与夫人陈璧君住在英租界大饭店,孙科住在张园东边的熊来饭店,李烈钧与戴季陶住在英租界巴克斯道的张勋公馆。

孙中山与夫人在二楼占用两间卧室和两间会客厅,二楼还设了两间警卫室,由孙中山带来的16名警卫负责。楼下住着随行的秘书、副官等人,进门处设了一间承启处,由孙中山的副官马湘负责。由于人多房间少,李宝荣等10名天津警士就在假山洞中搭地铺将就了,伙食也是自理,大多回家吃饭。

说到吃饭,笔者在中山市品尝了崖口出产的泥猛鱼,这种两河水的小鱼极其鲜美。孙先生来天津时正值冬令,著名的银鱼、紫蟹刚刚上市,只是他重病缠身,不知是否有此食欲。这次他在天津居住了28天,是他一生中最后的政治活动,也是最为悲壮的人生行止,第二年3月,他在北京逝世。笔者此次到访中山市,不由得回想起这段历史,写下一篇小文,算是以为凭吊吧。

本版题图 张宇尘

读到末曙光《孙犁与天津工人文学》一文(载2023年5月18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心情激动,勾起了我对许多往事的回忆,禁不住给曙光老友写信,表达我的心情。

曙光老友,你的大作我拜读了两遍,获益匪浅,不是礼貌式的恭维,而是真真切切长了知识。说来惭愧,如今我也算是天津老作家了,却对天津文学史所知甚少。大作列举的翔实往事,帮我弥补了短板,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天津解放初期的文学史课。

我和孙犁大师有过一面之缘。记不清是在1982年,还是1983年,我曾随北影厂编辑高时英,去孙犁先生家中拜访。孙府位于鞍山道天津日报社老楼不远的一处宿舍,应该是多伦道216号院。家中的客厅兼书房挺宽敞,但除了书柜几乎没什么家具,简单的桌椅看上去就像进城干部实行供给制时分配的办公用品。

当年北影厂将副作《金鹿儿》《明姑娘》拍摄电影,责任编辑都是高时英女士,她乃演员出身,体态丰腴,十分健谈,表情丰富略显夸张。清瘦的孙先生则静静聆听,话不多,慢声细语文质彬彬。似乎他们在谈北影厂要把孙先生某部作品改编成电影,又似乎孙先生对此议不冷不热,听之任之,不像我们年轻作家听到自己的作品能拍成电影那般兴奋。我那时初涉文坛,又是陪客,只是在一旁干坐著,不便贸然多嘴。时隔四十多年,谈话细节也就已记不清了。

我虽无缘与大师熟络,却是文学先辈栽下的大树的乘凉者,有幸和大师带出来的一代又一代编辑结下友谊。

我早从1970年就在天津人艺当编剧,却在九年后才涉猎小说、散文,全凭《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编辑们的力促。先是老主编李牧歌在市文艺界某次会议上碰见我,鼓励我写文学作品,不久,老弟你就与李牧歌一起专程到天津人艺找我约稿。我受宠若惊,信心一足就投笔尝试了。再后来,你又和郑玉真二位找到寒舍,细致具体地谈稿子。那时我家真的是斗室陋居,两间八平方米小屋,里间住一家四口,外间是我和两个小学生的共用书房。空间狭小,勉强摆下三张椅子,咱们三人坐在一起真的会相互碰到膝盖——促膝谈心!

一个世纪的光阴过去了,平时咱们各忙各的疏于见面,但只要一“谈稿子”,就仍然找到了当年那种知心知己的感觉。副刊编辑们一代又一代地继承了文学前辈立下的家风传统,以培养青年作者,团结我市与各地作家为己任,硬是把这块文艺园地打造成全国报纸副刊中的名牌,涌现众多优秀佳作。

大作提到的在天津解放初期即崭露头角的工人作家,我大都熟知。比如,我和阿凤、董道相就曾有过交往,万国儒和我虽然同属市作协,但由于创作迸发期、所处时代不同和人为形成的隔阂,我们之间未来得及相互了解与理解。如今,我也已年迈,回想起来甚觉惋惜。

孙犁前辈亲手扶掖的阿凤,后来成了《新港》月刊(现为《天津文学》)资深编辑,是一位谦谦君子,好好先生,对待作者诚恳,看稿子非常认真。

当年一些作家的住房拥挤,我曾以市人代表身份,为我的同行们呼吁。市里照顾到几位有影响的作家,给三位作家同时分配了坐落在南京路上的高层住房。事先,我和市作协副秘书长、诗人柴德森,去和平区房管局周拜访负责人,那负责人问:“阿凤这人怎么样?他的房子在顶层,他怕炎夏晒顶子会很热,希望降一层(那年头儿空调尚未普及)。”我俩连忙说,阿凤是个大好人、老实人,美言了一通,帮助阿凤降低了楼层。事后,阿凤对我俩千恩万谢的,真是小事一桩,何足挂齿?搞得我俩很不好意思。

还有一件小事,至今难忘,令人唏嘘:三位作家乔迁之喜时,我一登门看望,这本来是件非常自然的事,那两位作家宾客盈门,络绎不绝,我都没多久坐便起身去看阿凤。不料,阿凤和他的家人见到我竟然面呈惊喜、欣慰异常,他太太说:“你是作协唯一来我们家的。”阿凤示意妻子止言,脸上却难掩落寞之色。我暗自感叹:这是曾经红极一时的作家呀,这是个好编辑好同事好好人呀!这件事,叫我早就感知了世态炎凉……

董道相,竟是我认识的第一位作家,打我十六七岁时就以崇拜的目光仰视他了。他曾是我天津机车车辆厂的宣传干部,我随天津人艺演员去铁路大厂体验生活时,可巧

就是他负责接待我们。那个年代,文艺工作者下厂是很实干的,和工人师傅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董道相终日跑前跑后地安排我们的各项事宜,可能压根儿没注意到我这个小小的舞美学员。我在车工车间跟着一位师傅学徒,很快就学会了车螺丝一类的小活儿。师傅见我心灵手巧就大意了,把他车了很长时间的丝杠让我试试。我这人自幼就是个假小子贼大胆儿,二话不说就跳上踏板开动了车床子。我毕竟是新手,机器一开,顿时手忙脚乱,把个那么大的丝杠给挑穿了……车间主任把师傅狠狠训了一顿,师傅老大一条汉子跟个绵羊似的,眼泪汪汪的,听说还要扣发奖金……董道相知道后赶紧一通协调。当他得知人艺领导也要处分我时,立刻出面劝阻道:“她还是个小孩子呢!是师傅叫她干的……”车间主任不依不饶,还在发火,他转身又去帮着师傅开脱……我再度也承受不了了,吓得直哭。董道相还安慰我:“没事儿,没事儿!我们学徒时都干砸过活儿……”

他那时绝没料到我这个惹祸精,日后会成为他的文学同行。记得,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他也出席过市作协的文学活动,可惜我们两代人之间,也未来得及建立更深层的友谊……

如今,这些文学先辈多已作古,我们这些当年的“网红”也成了昨夜星辰。今年,有幸赶上孙犁大师诞辰110周年,聆听录音,承前启后,老少文友们忘年神交,真真是我的福气。

感谢大作的娓娓讲述,唤起我以为早已遗忘的记忆。

2023年5月20日

刚从热气腾腾、极具烟火气的菜市场出来,就与那黛紫盈盈的桑葚果撞了一个满怀,挎篮叫卖者是位看上去质朴敦厚的中年女子,她说清晨刚从自家院落采摘下的,果粒上还粘着细小的莹莹露珠。路边的香樟树上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布谷鸟的脆鸣声,又是一年麦子黄时桑葚熟,轻掐一粒含于口中,那酸甜醇香甘之如飴的童年“老味道”,激活味蕾也唤醒记忆,刹那间,悠悠往事宛如插了羽翼般,扑棱棱飞至眼前……

在漫漫岁月的那头,在如火如荼的骄阳暴晒下,举目四野,麦浪翻滚,童年的我们在大人们镰刀割过之处,捡拾着“漏网”之麦。那时,地畔有几棵高大的桑树,够得着的低处早在桑葚青涩之时,就被采摘—光了。那些“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男孩儿,出溜几下,就如猿猴般蹿上树干,一边美滋滋地拉扯着枝桠嚼一粒入口,一边吧唧着嘴馋羨着树下伸长脖子干咽口水的女娃们。我则灵机一动,对两腿骑坐在树顶的栓子大喊:“栓子,给我摘些,我给你买雪糕!”一看到雪糕就迈不动步的栓子,喊一句“好好咧”,便猴急猴急地爬往高处给我一粒粒采摘,少顷,便麻利地闪电般溜下树

## 麦子黄时桑葚熟

李仙云



来,倾囊掏出如玛瑙般诱人的紫果儿,放到我的花手绢上。随即,他喜滋滋接过还冒着冷气儿的雪糕,惬意地在树荫下搭个二郎腿抿雪糕吃了。那清甜若蜜的桑葚,食之如风过田野,染黑了唇齿,也滋润了童年干涸的味蕾。

年少时,我曾在陕北子午岭大山深处的一所子弟学校就读。每天晨读时,我们便手捧书本或踱步于河畔,或坐在紧挨学校的一处宽敞的窑背上,我们则喜坐在校园一隅的桑树下。彼时我正上初一,一遍遍老和尚念经般背诵着《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面对那轮从山巅冉冉升起的红日,我神思犹如飘进了鲁迅先生那油蛉低唱,蟋蟀弹琴的有着无限趣味的百草园。正值麦黄葚紫的农忙时节,家住农场果园的同桌,悄悄地走近身边递给我几粒圆润

饱满的“紫红的桑葚”,那酸甜爽快之感,食之味蕾生花般妙不可言。当轮到我去给老师背诵时,匆忙中竟忘擦嘴角儿,背得磕磕绊绊惹得老师一阵数落:“那‘紫红的桑葚’吃了,怎么还背得跟挤牙膏一样,重新再背!”隔着悠长的岁月,想起那染红的嘴角,还让我羞赧不已。

我国是蚕桑文化的起源地,华夏先祖们早在几千年前,就靠植桑养蚕赖以生存,桑树由古至今无数次出现在古籍典籍中,也是《诗经》中提到最多的植物。“翩彼飞鸢,集于泮林。食我桑朮,怀我好音。”这出自《诗经·鲁颂》的描述,让我犹如置身千年前的泮宫水滨,锦旗飘飘鸾铃悦耳,战胜了淮夷,举国欢庆赞颂鲁侯功绩之时,连被视为恶鸟的猫头鹰,都翩跹展翅落于泮林,啄食了美味的桑葚,连那原本凄厉惨人的叫声,都变成了柔和“好音”,后人因此以“食椹”喻人感恩善举。

“蒿红黦紫簇成堆,但摘儿童莫更猜。说与故园风物好,玉盘冰醴浸杨梅。”人生如寄缥缈若萍,我兜兜转转竟飘至这明代文学家王世贞故里,慢读诗篇,品咂江南之鲜果,可味蕾却储满了三秦故土之绵醇,桑梓之情,父母之忆,这溢于唇齿的汁液里,凝入的是我对故土乡情那份浓得化不开的眷恋。

## 父亲的传奇

——父亲节的思念

孙 橄

你是不是山,我哪知道  
内敛、清瘦、英俊  
三把刻刀雕出了你  
酷似电影《南征北战》中  
高营长的形象

你羸弱的身躯  
曾因挑一担水而突然倒地  
但60年前那场  
肆虐海河流域的大洪水  
你竟消失在汛情中  
连同那辆二八大梁自行车

好想好想啊  
驮在自行车横梁上的快乐  
烛光下的战斗故事  
指尖冒出的小糖果  
扎脸的硬胡茬子

问妈,您去哪儿了  
大人们都忙抗洪的事去了  
妈偶尔回家  
说您被洪水卷走了  
眼里噙着泪

多日后您大笑着抱起我  
钢筋般手指卡得我生疼  
嘿嘿,刚背起胖拐李冲出门  
土坯房就塌了  
下村仁没回信  
机关里疯传  
老孙被决堤的洪水卷走了

土炕上盘坐的你黑又瘦  
颧骨凸起着风蚀的棱角  
妈狠狠抖了一盅老白干  
我看见一饮而尽的父亲  
美如过节般的欢畅  
可那年,还没有父亲节

多年没闹大水了  
却有了专属父亲的节日  
都说父爱如山  
我却时常想起汹涌的水  
想起父亲扛着残胖老李头儿  
和他端起老白干一饮而尽  
节日般地美美咂味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留一天给您全赞  
这专属父亲的节日  
深藏我心中永远的传奇

名都花园坐落在海河南岸,是个新建小区,以环境优美、房型舒适而著称,所以刚开盘就很抢手。成大爷以往住在旁边一个小区,七十平方米的偏单,按说老两口也够住了,只是楼层高了点儿,六楼。儿子小虎孝顺,眼见父母岁数越来越大,每天上下楼如同爬山,实在辛苦。本来打算自己在名都花园买套房,就先给爹妈买了,而且是一楼,还带个小院。

成大爷爱养花,这一来,一盆一盆的花草就有了地方,还总是特意摆在小院门口,这样浇水方便,也是为在邻居面前显摆。成大爷每天可就有事做了,有时一忙就是一上午,给这盆掐掉黄叶儿,给那盆剪剪枝,嘴里还不停地跟花叨咕,你们心里要是有话,就说出来,别总摸着拳头让我猜,不光难受,看着也着急。

邻居们看在眼里,觉得这成大爷的举动有些可乐,却又不好意思说出来。成大爷却正色道,你们别乐,这些花儿能听懂我的话。

成大娘偷偷告诉儿子,别不信,那年老家的小舅结婚,我跟你爸去了两天,回来时,他非说这些花想他想得打蔫儿了。不过也奇,他絮絮叨叨地嘟囔了一会儿,这些花儿眼见着就都精神了,别说叶儿,连枝条也都文绉起来了。

儿子小虎在建筑集团工作,是单位办公室的事员,受父亲影响,也喜欢摆弄花草。但那些日子心情不太好,单位有人议论,说是集团人事要有调整,预测成小虎将任一个部门的经理。但议论归议论,大家起哄已让小虎请了三回客,可是提拔的事一直没个准信儿。

这天上午,办公室的郝主任把成小虎叫来了,郝主任有两盆花,一盆是国内花卉市场很少见的“素冠荷鼎兰”,一盆是时下被炒得价格上了天的“鬼兰”。据办公室刘副主任说,这两盆花不知是谁搬来的,值老钱了,被郝主任视如珍宝。哪天赶上天气不好,大半夜也要给门卫打电话,让赶紧去他的办公室,看看窗户是不是关好了。

郝主任视这两盆花就跟宝贝似的,可它们这些日子却眼看

着一天不如一天,叶片萎靡,还打了卷儿,说白了,就像是塌秧儿了。郝主任眼瞅着这两盆花愁眉不展,又无可奈何。这天,刘副主任跟他说,办公室的成小虎最会摆弄花,是不是让他来给您看看?

郝主任听了,想了想,点头嗯了一声。于是,这天上午成小虎一进办公室,郝主任就笑眯眯地说,哦,大名鼎鼎的花仙子来了。救兵啊,进来,快进来!

成小虎一听郝主任这么叫自己,心里挺美。

郝主任开门见山地问成小虎,这两盆花有什么救治的办法。成小虎不慌不忙地走到这两盆花的近前,上下左右地看了看,凭经验,这两盆花肯定是没救了,这是遭了一种比红蜘蛛还难治的害虫。可他想了想,拍着胸脯说,应该没问题,您如果信得过我,一个月,保证让它们慢慢重现!

郝主任听了,慢慢把脸转向窗外,沉思了一下,点点头。然后,他把视线收回来,看着成小虎说,花仙子啊,你如果真有这妙手回春的本事,让你在办公室跑跑颠颠,可真是委屈你了,屈才啊!

成小虎听了,登时精神一振,说,郝主任您只管放心。郝主任话锋一转,又说,真把这两盆花治好了,我请你吃饭。不过先说下,是我私人请客。

成小虎更开心了,集团上上下下几千人,真让郝主任请吃饭的能有几位啊。上回郝主任搬家,办公室的几个兄弟去帮忙了一上午,中午才在路边捧着大碗,一人吃一碗牛肉拉面,还没放牛肉。成小虎想,这回可不光是一顿饭的事,我得让郝主任结结实实地记住我的名字!

一个月的期限很快就到了,成小虎准时把两盆花端来,“砰”地放到郝主任的办公桌上。郝主任看着这两盆兰花,眼睛都直了。两盆花英姿勃勃,花繁叶茂,

## 文学前辈栽下的大树

航 鹰



就是他负责接待我们。那个年代,文艺工作者下厂是很实干的,和工人师傅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董道相终日跑前跑后地安排我们的各项事宜,可能压根儿没注意到我这个小小的舞美学员。我在车工车间跟着一位师傅学徒,很快就学会了车螺丝一类的小活儿。师傅见我心灵手巧就大意了,把他车了很长时间的丝杠让我试试。我这人自幼就是个假小子贼大胆儿,二话不说就跳上踏板开动了车床子。我毕竟是新手,机器一开,顿时手忙脚乱,把个那么大的丝杠给挑穿了……车间主任把师傅狠狠训了一顿,师傅老大一条汉子跟个绵羊似的,眼泪汪汪的,听说还要扣发奖金……董道相知道后赶紧一通协调。当他得知人艺领导也要处分我时,立刻出面劝阻道:“她还是个小孩子呢!是师傅叫她干的……”车间主任不依不饶,还在发火,他转身又去帮着师傅开脱……我再度也承受不了了,吓得直哭。董道相还安慰我:“没事儿,没事儿!我们学徒时都干砸过活儿……”

他那时绝没料到我这个惹祸精,日后会成为他的文学同行。记得,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他也出席过市作协的文学活动,可惜我们两代人之间,也未来得及建立更深层的友谊……

如今,这些文学先辈多已作古,我们这些当年的“网红”也成了昨夜星辰。今年,有幸赶上孙犁大师诞辰110周年,聆听录音,承前启后,老少文友们忘年神交,真真是我的福气。

感谢大作的娓娓讲述,唤起我以为早已遗忘的记忆。

2023年5月20日

看着就透出精气神。

郝主任看看两盆花,又看看成小虎,看看成小虎,又看看两盆花,然后把目光转向了窗外,仿佛外面有无限的风光。成小虎也随着朝外望了望,什么也没有。

郝主任收回目光,转过脸来对成小虎说道,你可真是个名副其实的“花仙子”啊。而且这么细心,连花盆都换成新的了,这样,我也就不需要再换土了。

郝主任说着,脸笑得像一盆金灿灿的葵花。忽然,他又换了一副腔调说,你这么会养花,以后,可免不了要麻烦你啊。咱们集团的人都知道,我这人不好别的,就爱花,而且越名贵的越爱,取法乎上么,人之常情啊。

小虎摸了摸兜里价格不菲的收据,心想,是啊,这个取法乎上也是有代价的,而代价不低啊。

郝主任又拍了小虎的肩膀一下说,走,吃饭去,我请你!小虎的心里立刻又一振,觉着郝主任说的“我请你”,比拍在自己肩膀上的这一下还有力。他心里盘算着,郝主任会请自己吃什么呢?可别太贵了,如果太贵,我一定得抢着埋单,千万不能失礼。成小虎直到坐上郝主任的奥迪A8,心里还在忐忑着。

汽车出了单位的后门,左一转,右一转,三拐两拐来到街角的一个小饭馆,嘎地停下来。什锦锅贴加上老鸭汤,一共是33块8角钱。饭馆儿老板见郝主任是老主顾,把零头儿抹了,只收了33块。成小虎心定了,平时在小哥们儿的嘴里,这哪叫请客,也就是个狗食馆儿。

回来时,郝主任一边开车,一边看着前面问,吃得怎么样?成小

虎打了个很响的饱嗝儿,说,好啊,吃得挺饱。郝主任笑了一下,说,人哪,得住远处着。成小虎又嗯了一声。这是郝主任平时常说的一句话。但接下来,成小虎的心里突然又抖了一下,似乎有一种预感,但他没说话,只是偷眼瞄了一下郝主任。

几天后,办公室的刘副主任像是有意无意地对成小虎说,最近,咱们集团的人事调整要动了,这回,可能动静还挺大。说完,刘副主任一笑,拍了下小虎的肩膀就走了。再说成大爷这天心思不整,要说搬进新居后本来挺高兴,人一高兴,连花也跟着精神,夜里也能听见蹭叶儿的声音。可前几天上午,在小院门口浇花儿时,总觉得很别扭,仔细一看,这才发现自己最喜欢的“七姊妹蔷薇”少了一盆。本来是三盆,摆成一个三角形,突然少了一盆,摆花的俨然不想让成大爷立刻发现,故意用别的花遮了一下,还是被成大爷发现了。

“七姊妹蔷薇”很名贵,但这绝不是钱的事,成大爷为这三盆花确实花费了不少心血,现在少一盆,就如同失去了一个孩子,出来进去像是丢了魂,连饭也没心思吃了。这天早晨,成大娘怕他别扭出毛病来,安慰说,老话儿说,有一失,就有一得,你也甭别扭了,你丢一盆花是堵心事儿,可咱小虎儿也有好事儿啊。

成大爷这两天光顾别扭了,没理会儿子的事,问,嘛好事儿?

成大娘说,儿子总算是被提拔了,当上了部门经理。听小虎说,他们的这个主任跟他也是知已,也挺爱花。

这时的成小虎正在郝主任的办公室。郝主任跟他交代,去这个新部门要注意什么。最后,他又笑着说,你该知道,这个部门经理的位置,有多少人盯着啊,说句难听话,想什么招儿的都有啊。

成小虎咧咧嘴,明白,我明白。

这时,手机响了。小虎拿出手机,拨开,是老爸。老爸在电话里淡淡地说,这七姊妹花怕水,要见湿见干。小虎听了,慢慢转过头,朝郝主任的办公桌上一望了一眼。